

老官山汉墓医简的种类和定名问题探讨

李继明 任玉兰 王一童 谢涛 叶莹

【摘要】 老官山汉墓出土医简共 920 枚(含残简),分 2 处存放,其中一处 736 支,除《尺简》20 支外,均为医书,经成都市考古研究所与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最初整理,暂定名为《五色脉藏论》《敝昔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病源论》《诸病症候》《经脉书》《归脉数》8 种。通过全面识读、字体比对、内容臻别、考察体例行文等,建议将这批医简分为 9 种,分别命名为《敝昔诊法》《诊治论》《六十病方》《诸病一》《诸病二》《十二脉(附相脉之过)》《别脉》《刺数》《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

【关键词】 老官山汉墓; 简书; 命名

Discussion on the species and naming of medical bamboo slips unearthed from Han tomb in Laoguanshan LI Jiming¹, REN Yulan¹, WANG Yitong², XIE Tao³, YE Ying². 1 Institute of Sinology; 2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5; 3 Chengd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hengdu, 610072, China

【Abstract】 920 pieces of bamboo slip, including broken bamboo slips, found in Laoguanshan Han tomb, are placed in two locations. In one of the location, 736 pieces, except 20 pieces of "chi jian", of medical bamboo slips are stored. The Chengd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Center of Jingzhou preliminarily sorted out these pieces and tentatively give them the names; *Wu se mai zang lun*, *Bi xi yi lun*, *Mai si hou*, *Liu shi bing fang*, *Bing yuan lun*, *Zhu bing zheng hou*, *Jing mai shu*, *Gui mai shu*. Through our comprehensive reading, font comparison, comparison of the contents, and investigation on the texts,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batch of medical slips might be divided into nine kinds of documents, namely, *Bi xi zhen fa*, *Zhen zhi lun*, *Liu shi bing fang*, *Zhu bing yi*, *Zhu bing er*, *Shi er mai*, *Bie mai*, *Ci shu*, *Ni shun wu se mai zang yan jing shen*.

【Key words】 Laoguanshan tomb of the Han Dynasties; Medical bamboo slips; Naming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在《考古》2014 年第 7 期发表了考古报告《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1],将 M3 号墓出土的 736 支医简(含残简),其中《尺简》一书共 20 支非医学内容,实际为 716 支(封底图)。除《五色脉藏论》(简称)一书原有书名外,根据简文内容将 7 部无题名医书初步定名为《敝昔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病源论》《诸病症候》《经脉书》《归脉数》。

笔者在全面识读上述 8 种医书的基础上,对医简的特征及内容进行了认真比较,认为之前对这批医简的分类和命名不尽合理,应根据其特征和内容

重新命名。兹分述如下。

1. 《敝昔诊法》

原命名为《敝昔医论》,共 55 支简,全部为残简,且残损较重。简书内容以诊断为主,主要包括望诊、脉诊及五脏病状。

望诊以望面色为主,围绕“赤、白、苍、黄、黑”五色展开论述,首先谈“五色”与“天”的关系,如“五色甬(通)天,脉之出入与五色相应也,犹响之应声也,犹影象刑(形)也”(50)。“黑色甬(通)天为□^①”(2)。“肺甬(通)天为秋”(42)等。在“天人相通”理论的基础之上,又论述了“五色相乘”的情况及预后,如“敝昔(扁鹊)曰:白乘白,病自己,所胃(谓)白乘白者”(29),“赤乘黑,不治,以冬死·唇反人盈,月(肉)已死,甲及■^②”(49)。

DOI: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6.05.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医简整理研究(14BAS005);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成都市老官山医学文献文物的科学价值研究(2014SZ0175)

作者单位:610075 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李继明,任玉兰);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王一童,叶莹);61007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谢涛)

① □为阙1字。

② ■为阙多字。

脉诊主要论述脉的“至”“损”与真脏脉。其中“故曰:脉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40),“□再员(损)离亶,叁员(损)曰争,争者夺血”(34),脉的“至”与“损”与《难经·十四难》所述脉之损至的内容相仿。另有 2 条简文,论述了后世所指的真脏脉。如:“脾至如鸟之豆水之深,病出于脾……”(21)、“肾辟辟如单(弹)石者,病出于肾……”(30),与《素问》《备急千金要方》等医籍中对真脏脉的论述相仿。

另有一些诊断内容似是述五脏病状,从残端的言语推测,作者所论为根据所表现出的症状、体征等来判断病属某脏,或者说某脏有病则要表现出某些症状和体征。如“□蔽昔(扁鹊)曰:□□至者,病出于心……”(47)、“肝脉至曰病出于肝,血寒,不类□,宜善胀”(36)。当然,也有可能是论心病与肝病的脉象。

除具体的望诊、脉诊内容外,还有综合论述色脉的相关变化或异常的结果,用以判断可治与否。如“……凡脉与五色变内乘外者死,外乘内者可以毒■”(51)。

原定名为《蔽昔医论》,可能是因为这部分简中有论述人与自然相通的基本理论问题,如:“蔽昔(扁鹊)曰:人有九徼(窍)五藏十二节,皆量于气”(32)。其实原书作者是在运用人与自然相通的原理来说明色脉的变化与外界相应,五行、五方、五色以及季节等与人的五脏相应,而五脏之气的变化又会体现于外,故可用于诊断。这一思想在另一支简中有明确的表述:“五色通天,脉之出入与五色相应也……”(50)。

从上面的分析看,这部分医书应当是一部诊法专书,所包含的内容较全面而系统,虽然内容缺失较多,但从现存的 55 支简的残损内容看,也已传达出扁鹊诊法的完备与精深,足证史书记载扁鹊精于诊断并非虚语。原命名为《蔽昔医论》,“医论”的含义太宽泛,指向性不强,应明确定名为《蔽昔诊法》。蔽昔即扁鹊,所以亦可名为《扁鹊诊法》。

2. 《诊治论》

原命名为《脉死候》,有 46 支简。其中第 76 简:“[一曰]刑(形)死,二曰气死,三曰心死,四曰志死,五曰神死。”最初整理时以此为据,将该书命名为《脉死候》。但“死候”未能概括书中包含的疾病诊断及“石”“发”疗法等其他内容。虽然该书内容相对繁杂,残简较多而难以很好连缀,但不外是论述了疾病诊断与“石”“发”疗法两方面的内容,故宜定

名为《诊治论》。

在整理过程中发现,原命名为《病源论》中有 4 支简的内容、体例及行文方式与《诊治论》相同,而与论述疾病诸简的内容及体例均不一致,如“月(肉)风者,恶风温寒,遇风则肤痛……”(345)、“则谨视阳明若(落),逆阳甚□则石之,逆阳明不盛择石其背俞……”(350),故应归于《诊治论》中。

调整后,《诊治论》共 50 支简。这部书字迹残损较多,内容似较庞杂,除上述论五死的一支简外,更多的论述了“五痹”“五风”等疾病诊断以及用“石”“发”治疗等内容。

原简描述了五痹、五风的病状,用于此类疾病的诊断。如“五风。□风其□□不应其□□□不欲如此者,宜数……”(58)“五痹。骨痹者,其在骨,其人痛痒而不知其所在……”(65),此外还提及“脉风”“月(肉)风”“肌肤痹”等。

《诊治论》用较多篇幅论述了“石”“发”这 2 种外治法,如“□气夏发夹□石大阴,则秋不肩背痛;秋发其输石大阳,则■”(83)、“……阴阳之脉,择盛者而石之其输,择□者而发之……”(87)。石发的具体使用方法已难考证,从这批简书的论述看既可用于治疗疾病,也可用于预防及保健。

3. 《六十病方》

在此次出土的医简中,相对而言,《六十病方》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种,其内容为治疗各类疾病的方剂。有从“一”到“六十”的题名简作为目录,如:“一、治风;二、治頤;三、治瘕;……五十九、治气暴上走噎;六十、治泄而烦心”。通过前后对比互证,可基本恢复 60 个病方的名称。尽管每种疾病下所列的药方、治法不止 1 个,但有目录为据,故命名为《六十病方》亦十分合理。

此外,原定名为《病源论》一书,在可识读的 12 支医简中,有 7 支医简属于《六十病方》的残简,如:“治瘕三 治肠山(疝)十八”(351)、“治女山(疝)山(疝)”(352),应一并归入《六十病方》中。

4. 《诸病一》与《诸病二》

原命名为《诸病症候》,共 205 支简,其文字有可明确区分的 2 种不同书写风格,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2 种不同书写风格的简书,在记载疾病病种、论述方式及行文体例等方面均有差异。

一种字体较飘逸舒展,隶化程度稍高,所论疾病主要包括风、胀(胀)、女子病、伤中等,其论述方式为:首述病名,次述症状,偶有提及疾病预后或病因,

如“囊癘,久不得近宫,囊赤脉血痛”(426)。“心风,谯绝,善怒,病甚则不可快也。”(580)“土风,密室而处,恶闻人音”(425)。

另一种字体较古拙雄浑,隶化程度稍低,所论疾病主要包括单(瘕)、金伤、痃、马尤等。其论述方式为:首述病名,次述症状,再述病因或预后或相类似疾病。如“隋(髓)单(瘕),目黄而兑,得之宫。”(445)“马尤,当节而溃,不死而久”(405)。“蛔痃,时痛而腹热,类苦母”(397)。

这部分内容无论从对疾病的命名还是对病症的描述,均体现出很严密的辨证思维,可以看出一切从病因病机出发的思维方式。全书记录的各种病名在 100 个以上,其分类方式亦颇具特色,以几十个大类疾病为主,可以看作是一级病名,再在其下分若干二级病名。有的大病既有总论,又有分论,本身就可以单独成篇。如论述“风”这一疾病的简数就达 32 支,其中属总论性的内容有:“凡风者百病之长也,唯□变化为它病,犹有风气之作也”(481)。“凡风之始产也,皆有大分,至其变化,则无常方矣”(523)。然后再分述各种“风”病,其数量达 20 余个。该书的论述方式除病名、症候表现外,还包含了病因病机、预后、需鉴别的疾病等内容,是一部全面论述疾病的专著。原定名为《诸病症候》,未能完全概括这部书的全部内容,故宜更为笼统地定名为《诸病》。鉴于存在 2 种不同书写风格和不同的论述方式,故将字体飘逸舒展、论述较详的部分作为《诸病一》;将字体古拙雄浑、论述简略的部分作为《诸病二》。

5. 《十二脉(附相脉之过)》与《别脉》

原命名为《经脉书》,共 52 支简。这部分简的长、宽、厚与《诸病》相同,出土时就与《诸病》交叉散落,字体亦与《诸病》相仿,也存在 2 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内容有十二经脉循行及所主病、别脉、相脉法 3 个方面。原命名为《经脉书》,虽包含了这部分简书的主要内容,但过于笼统,不能突出老官山医简的学术特色。应根据书写风格、内容及体例将原《经脉书》析为 2 部,明确命名为《十二脉(附相脉之过)》和《别脉》。《十二脉(附相脉之过)》包含十二经脉循行及其所主病和 1 篇《相脉之过》。其中,经脉循行及所主病与同时代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书》互有异同,最大的差异在于该书经脉总数为 12 条,而非 11 条,其经脉名称亦不相同,这部分宜定名为《十二脉》。除十二脉之外,还有 5 支简论述经脉诊断,可连缀成篇,为具体描述判

断“有过之脉”的方法和三阴、三阳脉死候。如“相脉之过,左手直(置)□五寸而案之,右手直(置)果(踝)而单(弹)之,应手如三春……”(623)。可径取简首 4 字以作篇名,将其定名为《相脉之过》。与此篇相似的内容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中亦有,马王堆汉墓帛书另别为单独一种,命名为《阴阳脉死候》。笔者认为,这部分虽为诊脉内容,但并非单独的诊断专书,老官山医简中有多种书均涉及诊断,以诊断为主的书已有上述 3 种,而这部分是附于经脉之后的有关诊断的内容,故宜将其附于《十二脉》之后,不作单独的一种,因其内容确与论述经脉循行及主病的体例不同,故作特殊处理,将其书名定为《相脉之过》,附于《十二脉》之后。

另有 9 支简在书写风格、论述体例与所载内容上均不同于《十二脉》,这部分内容亦不见于其他出土医籍及传世文献。其行文方式为:经脉的名称、循行、病症和灸法,如“间别大阴脉,出口繚脾(脾),出深贪,脐上痛,奏于心痛,山(疝)□癢、遗弱(溺),久(灸)大阴”(412)。每支简均以“间别”2 字开头,其循行、病症又不同于十二经,末尾以灸某脉结束。“间别”2 字其义尚待考证,推测当是“别脉”之意,故这部分内容可定名为《别脉》。

6. 《刺数》

原命名为《归脉数》,共 45 支简,称“内容反应‘疾病归脉’的经穴数”,故名^[1]。“归脉数”所表示的意义不明确,“疾病归脉的经穴数”亦难解其义。这部分简的字体、文字排列、行文体例等,均十分规范一致,如“单(瘕),两辟(臂)大(太)阴、两肱阳明各五”(646)。“聋,两辟(臂)少阳各五”(657)。都是首列病名或症状,次述治疗部位及所属经脉,最后言针刺量,故属针刺方法专书,即后世所谓的针刺方。除了开列具体治疗的针刺方外,尚有总论性质的概述:“刺数必见病者状,并视病所,乃可□□,病多相类,非其名众而害察,初病而藏之,病可俞(愈)也,不害”(670)。这很可能是该书的卷首,故可径摘简首 2 字以作书名,即《刺数》,既不违原作者之意,亦足以体现该书的主旨以及内容。

7. 《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

原命名为《五色脉藏论》,共 66 支简。其中有一支整简仅有 9 字,清晰可辨:“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681),是当即为原书标题,可径用作书名,若简称为《五色脉藏论》亦未尝不可。这部书的内容亦较庞杂,与《诊治论》书写风格不同,但内容互有交

又,这部分简的书体隶化程度似更低,提示书写年代更早。需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方能进一步理清这几部书之间的关系。

此外,原定名为《病源论》一书,简号 343~360,共 18 支,可识读的有字简仅 12 支,根据内容及字体,应分别归于《诊治论》和《六十病方》中,不宜单独别为一种。

通过全面识读,对比字体及书写风格,臻别内容、考察体例及行文方式,将原考古报告中初步整理命名的 8 部医书拆分合并,调整为 9 种,分别为:《敝

昔诊法》《诊治论》《六十病方》《诸病一》《诸病二》《十二脉(附相脉之过)》《别脉》《刺数》《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

参 考 文 献

- [1] 谢涛,武家璧,索德浩,等.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J].考古,2014,160(7):59-70.

(收稿日期:2016-09-10)

(本文编辑:王振瑞)

· 会议纪要 ·

山西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一届二次学术年会纪要

付德明

山西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一届二次学术年会,于 2016 年 8 月 6 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此次会议是山西省医学会一类学术会议,由山西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办,山西医科大学人文学院承办。会议的主题是“医史文化与课程建设研究”。

8 月 5 日晚,医史学分会首先召开了第一届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付德明副教授介绍了此次年会的筹备情况。8 月 6 日上午学术年会正式开幕,由付德明副教授主持,山西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任委员、山西医科大学副校长贺培凤教授致开幕词,介绍了山西省医史学会自成立以来的相关工作,并感谢山西省医学会相关领导以及与会代表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山西省医学会副秘书长樊瑞华和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任委员梁永宣教授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后,全体与会代表和山西省医学会及山西医科大学的领导合影留念。

开幕式后的“专家报告专场会”由山西省医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赵怀舟教授主持。首先是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任委员梁永宣教授作了《日本医疗保险中的汉方颗粒剂与中国医学之渊源》的精彩讲演,深入分析了日本汉方颗粒剂与中国名医及医籍的重要关联。随后,大同新健康医院周益新院长、山西大学科技史研究所姚雅欣副教授、山西中医学院冯丽梅副教授等分别以《三晋医学发展史略及特点概要》《谁在医疗?谁的身体?山西医史研究的观念-价值-方法应变》《山西民国医药史研究进展》等为题发表了学术讲演,他们从学术的高度和深度,回顾、总结了山西省医史学诸方面成就,也提出了许多现实问题,引发了与会代表的深思。

下午召开了“医史文化与课程建设专场会”,由山西医史学分会常务委员周益新教授主持。长治市人民医院杜永刚教授、山西医科大学吕雪梅讲师、山西中医学院薛芳芸教授、山西医科大学赵晓云讲师、山西省中医研究院赵怀舟教授、山西医科大学付德明副教授、山西省中医研究院王小芸副教授等 7 位学者分别以《1930 年代传教士医生在长治》《后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及其人文医学价值探讨》《宋代文士通医现象研究》《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两位女护士》《傅山医方医术管窥》《适应新形势下的西医通史教学改革初探》《山西道地药材连翘应用源流初考》为题发表了专题演讲,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

之后举办了“后浪医史论坛”,由山西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付德明副教授主持。来自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张宇玲和博士研究生武晓媛分别以《如何让身体本身说话?》《1950 年代山西省“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之考察》为题报告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山西医科大学人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赵晶、邢晓敏、薛占岭、贾梦久等就《画布上的医学》为题做了相关讲演。

最后,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付德明副教授主持了闭幕式。他对此次大会进行了简要总结:大会共收到论文稿件 28 篇,编辑了《会议论文集》(27 万字),讨论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山西医史学会章程》和《换届改选办法议案》。主任委员贺培凤教授代表山西省医学史分会对山西省医学会和山西医科大学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对来自全省的与会代表致以诚挚的谢意。

此次大会内容丰富,安排紧凑,收到了预期效果,取得了圆满成功。

(收稿日期:2015-08-10)

(本文编辑:王振瑞)